

千年中国看山西。宋金墓葬壁画是山西博物院的特色馆藏,5月1日在山西博物院开展的“壁上万千——山西宋金壁画中的众生气象”,首次集中展示了89件(15组)珍贵的山西宋金壁画及砖雕文物,让观众尽情窥探当时社会的人生百态。展览通过“家园”“家庆”“家风”“家愿”四个主题,生动呈现了宋金时期的社会风貌、生活意趣、家风传承和美好愿景,让观众穿越时空置身于宋金时期的生活场景之中,来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

第一部分“家园” 山西宋金墓葬中营建的地下家园,多以仿木砖雕构件呈现木构建筑的视觉效果,营造出一座座富丽堂皇的地下宅邸;多以砖雕或彩绘表现建筑环境和家居生活,既是地上家宅的模仿,也是未来世界的再造。仿木构件砖砌墓室,充分运用檐柱、斗拱、门窗等建筑元素,构筑家园的内外空间。半启的门扉延伸了建筑视野,不同视角,目光所及,或是家园的外部形象,或是庭院的内部景象。墓门与主壁连接起家园的中轴,以墓主夫妇为中心布局的壁画版块,让家的世界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希望。

第二部分“家庆” 宋金时期,理学兴起,突出家的伦理,盛行夫妻合葬、家族成员合葬。宋金墓葬壁画内容以表现田园生产和家居生活为主,是当时以家族为血缘纽带、以家庭为生活单元的社会组织结构的反映。墓葬壁画呈现“家”的生活氛围,强调家庭关系,重视家族昌盛,希冀血脉延续、子孙兴旺,期盼家祚永续、国泰民安。“开芳宴”为常见主题,以墓主夫妇为中心表现家庭欢庆场景。宴饮、备饌、备饮、伎乐、杂剧等,一堂家庆,喧闹热烈,和睦、富足、美满。

第三部分“家风” 源远流长的孝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忠孝节义是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二十四孝”是千百年孝行典故的集粹,是宋金时期墓葬壁画的重要题材,传承孝道以教化子孙,赓续血脉以昌盛家族。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孝的内涵也在转变。忠义为国、孝悌传家的传统美德,在塑造良好家风、促进社会和谐、维护国家安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第四部分“家愿” 中国古人把“事死如生”“灵魂不灭”作为营造未来世界的理想与信念。在民间多元信仰下,墓主人的终极去处已不再单一,或是佛家的极乐世界,或是道教的天堂仙境。地下家园从一个物质充盈、仆从环绕的居所到神灵守护、飞升护佑的天境,是身后幸福家园的多重选择,寄托了平安吉祥、富贵兴旺的美好愿景。

部分重点展品

妇人启门(图1) 山西博物院藏。启门图像是古代墓葬中应用广泛的一种题材,因启门之人多为女子形象,故名为“妇人启门”。其最早可追溯至汉,历经唐、五代到宋金时期流行。通过半遮半掩的状态,强烈暗示门后尚有外世界,给人无限遐想。该壁画位于墓葬的北壁,由16块砖雕组成,上有“玄武神”砖雕一块。“玄武”为古代四神之一,是一种由龟和蛇组合成的灵物,常用于表示北方。该砖左右各有砖雕两块,其两侧最外两块为孝子故事砖雕“舜耕历山”和“王祥卧冰求鱼”,下有一微启的房门,周围的门扇、窗棂、门框都雕刻得很逼真,门内一妇人向外张望,颇为生动。

郝匠金墓(图2) 山西博物院的珍贵馆藏,2013年发现于山西晋城市郝匠社区,为砖砌仿木结构双室墓。前后室均采用砖雕加彩绘的装饰手法,砖雕刻画细腻,彩绘疏密有致,显得富丽堂皇。其中,孝子故事、妇人启门等砖雕生动传神,艺术价值颇高。根据墓志,该墓建于金大定十五年(1175),为研究金代社会生活和宗教文化提供了珍贵的信息。庞大的墓葬以裸展的形式在展厅得以呈现,带给观众视觉上的震撼。该墓葬还曾先后前往吴文化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展出,深受观众喜爱。

夫妻并坐图(图3) 山西博物院藏。西壁壁画绘一男二女共三人面向西壁并排端坐于木椅上,应为墓主夫妇。中间一人为男性,身后可见青色坐垫和白色椅披,脚踩木榻。此人形态端庄,面色红润,颌下留胡须,头包黑色头巾,身着白色圆领袍服,袖手胸前,腰束带,袍下露双脚。两侧为女性,木椅及大榻均稍小,且右侧女性略靠近男性。二人面色红润,神态安详。其中,右侧女性身后可见红色坐垫和青色椅披,头梳高髻,扎白巾并插双笄,内着红色抹胸及交领黑衫,下着百褶裙,外穿白色黑襟褙子,未露脚。左侧女性身后可见白色坐垫和红色椅披,发式与右侧女性相同,内着红色抹胸及交领黑衫,下着百褶裙,外穿青色白襟褙子,未露脚。三人身后左右两侧可见红色柱子。因渗水原因,壁画右侧有一片起甲脱落。

庖厨备宴图(图4) 山西博物院藏。画面下部正中为三级台阶通入厨房,上部横挂一条红色帷幔,左右各绘一红色立柱,右侧立柱与墓室角柱之间还会有直棂窗。屋内最左侧为一方形灶台,其上放四层大笼屉,一男侍蹲于灶前作添柴烧火状。屋内正中放一黑色木桌,上置案板,一男侍手执尖刀作切肉状,其身侧另有一张红腿豆青面的木桌,上置盘、碗、盂等8件器物,除盂托为黑色外均为白色。屋内右侧为一男侍手捧红色瓜棱形食盒面向中部作行走状。三人衣着、发式相同,均头戴黑色头巾,身着圆领窄袖上衣、长裤、平底鞋,腰系白色带褶围裙。衣物除左侧人物上衣涂豆青色外均未上色。

杂剧图(图5) 山西博物院藏。画面共5人,右一人戴介帻,穿圆领窄袖袍,击大鼓。鼓手前4人围成一圈正在作场:右一人戴履脚幞头,穿圆领宽袖红袍,双手秉笏,为末泥色;中一人抹额,两侧翘脚,上唇饰黑胡两撇,穿白色圆领窄袖衫,右手握棒槌(磕瓜),左手划动,为副末色;左一人浑裹,穿白色交领开衩衫,两眼斜贯一道墨痕,右手握一杆,左手摸右臂;前一人侧身,浑裹,口涂墨圈,眉间斜贯墨痕,穿开衩衫,抱拳行礼。此二人为副净色。

金乌图(图6) 山西博物院藏。墓顶正中白灰层上以淡墨勾绘大小不等的小圈代表星辰,星辰较密,为示意性质,圆圈之间没有连线,无明显可识别的星座。顶部东西两侧绘日月。东侧以墨线勾勒三朵卷云,上托太阳。卷云以浓墨、淡墨叠晕。太阳以橙色平涂,当中绘金乌。

山西省繁峙县南关村壁画墓(图7) 山西博物院藏。该壁画位于墓葬东北壁。壁面正中砌筑一四斜纹菱花窗,窗框上下皆散落杂宝。格窗右侧绘一名文官,阔面重颐,丰神俊朗。其头戴直脚幞头,着圆领长衫,腰扎红带;左手抚膝,右手似提笔置于胸前;脚踏足承,端坐于桌案之后。案上设风字砚

壁上万千：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

李强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图7

一方,后竖屏风以“象尊者位”,旁立两竿修竹。格窗左侧描绘五名侍女一髻发侍童,分别捧持包袱、悦巾、渣斗、珊瑚、铜镜等物,面向文官徐徐而来。众侍女除捧珊瑚者梳双环髻,余者皆裹巾团冠,前簪珠饰。

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地区迄今发现面积较大、延续时间较长、等级较高的新石器时代大型聚落群,石家河遗址最晚阶段以玉器最负盛名,石家河玉器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更因其所反映出的文化交流和深远影响而备受关注。适逢石家河遗址发现70周年,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策划举办的“玉神——石家河玉文化特展”,集中展示了石家河玉器菁华,以玉为镜,揭示玉器背后跨区域文化交流与认同。

展览展出来自全国22家文博机构的文物精品174件(套),打破地域边界,聚焦石家河,首次从宏观的视野将石家河玉文化置于大的时空背景下进行横向与纵向比较,为观众呈现在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关键期,诸区域文化互动交流的文明图景,再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伟大进程。

展览将石家河玉文化细细剖析再联系组合,将其较典型、较具传播价值的内容在有限的展陈空间中一一呈现。展览分为“石破天惊”“琢玉为祐”“琢玉源流”三大单元,按石家河玉器的考古发掘背景、类型、功用、琢玉技术及其发展源流和影响的展陈逻辑展开。

第一单元“石破天惊”分为“古墟遗玉”和“各色琳琅”两个部分,从石家河遗址的惊天发现开篇,简要介绍石家河聚落的演变进程和玉器的集中出土情况,系统梳理石家河玉器的器形器类和组合习惯,为观众观展做好铺垫;第二单元“琢玉为祐”分为“殓玉藏奢”和“精工敬神”两个部分,细说石家河玉器在随葬、祭祀中的使用及其背后渊源深厚的精神信仰,同时在以玉敬神的功能需求下,琢玉工艺与制玉工业高度发展;第三单元“琢玉源流”分为“玉韵融通”和“玉泽百代”两个部分,讲述在文化交流频繁的时代背景下,石家河玉文化的产生曾受凌家滩、良渚文化的影响,且又向陶寺、石峁等区域辐射,更泽被后世,在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期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

部分重点文物

玉团凤(图1) 新石器时代后石家河文化,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罗家柏岭出土。透雕于圆形玉片之上,器身一面较平,一面微微隆起,两面浮雕相同的凤纹。凤整体团为首尾相衔的环状,圆目,尖喙,项有披羽,短翅收于身侧,爪收于腹下,翅上雕刻四条“S”形阳线表示羽毛,尾羽大且长,分为两股,末端尖细,尾羽上饰凸起的羽翎纹。尾羽上端有一单穿孔。玉团凤造型飘逸秀美、工艺精湛,被誉为“中华第一凤”,是中国古代凤鸟信仰与艺术的源头。出土于殷墟妇好墓的玉凤,虽作侧身回首状,但造型、细节、工艺都与石家河玉团凤如出一辙,当是商代妇好收藏的石家河古玉。



图1

玉猿牙神面牌饰(图2) 新石器时代后石家河文化,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出土。透闪石,灰白色不透明,多黄沁。两面刻有相同纹饰,一面为阳纹,一面为阴纹,系石家河典型的神人形象,巨目獠牙,神态夸张,头顶有冠,耳佩有环。正面采用减地阳刻,工艺高超。顶端正中有一钻孔,左侧残端有一隧孔,底部有三个钻孔,居中的钻孔正对顶部钻孔,但未贯通。此牌饰可能原嵌饰在长杆上,用作降神的“玉梢”。



图2

玉神人头像(图3) 新石器时代后石家河文化,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肖家屋脊出土。雕于一块三棱形玉上,背面光素内凹。此件为石家河典型的神人形象,头戴浅冠,头两侧伸出鸟状飞翼。梭形眼,宽鼻梁,鼻尖向外突出。耳廓分明,耳蜗露凹,耳戴大环,口微张,露四颗牙齿,口的两侧各有一对獠牙向外撇。下颌尖削,略向前伸。颈部有一道细凹槽。可能是被固定在弧面物件上,隧孔和颈部凹槽用于捆绑。



图3

透雕凤形玉佩(图4) 新石器时代后石家河文化,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出土。镂孔透雕,凤鸟头顶羽状冠饰,曲颈长喙,展翅卷尾,雕刻线条流畅,构图巧妙,形神兼备。两面均阴刻细线条作辅助装饰。凤形玉佩出土时与三条状玉笄位置相近,可能是用绳带系结组合为笄形器使用的。龙、凤佩应是单纯的装饰品,可能是通灵之物,是人们尊崇的神灵偶像,具有特殊的巫术含义,其使用者也具有特殊的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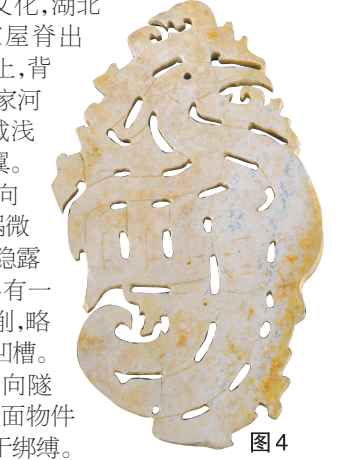


图4

圆雕玉鹰(图5) 新石器时代后石家河文化,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谭家岭出土。鹰喙为透闪石软玉,余为岫玉。玉

图5

『玉神——石家河玉文化特展』导赏

程懿茜

鹰呈展翅翱翔状,喙部使用了活套工艺,是史无前例的开创技艺。两眼以双圈阴线刻划,并在周围推磨减地,凸显双眼的圆鼓有神;鹰背中部起脊增强了立体感;以减地起阳结合阴刻表现丰满的羽翼,富有层次感;尾羽用较粗的阴线区分。底部尾中有一穿孔。整体造型灵动可爱,堪称石家河玉文化中最为奇巧的圆雕作品。



图6

神人兽面及鸟纹玉冠状器(图6)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浙江余杭良渚瑶山遗址出土。整体呈“介”字形冠状,下角弧形内收,下部榫头对钻三个圆孔。正面阴刻一神人兽面纹。神人呈梯形脸,重圈眼,宽鼻梁,张口,头戴的“介”字形羽冠沿冠状器的边缘线刻划。神人身躯省略,其下为兽面。兽面大眼圆睁,咧咧嘴露出上下獠牙,肢体省略。器底饰卷云纹饰带。神人兽面两侧各有一只飞鸟,说明神人与鸟同在。一器作为崇拜对象的情况在良渚文化已经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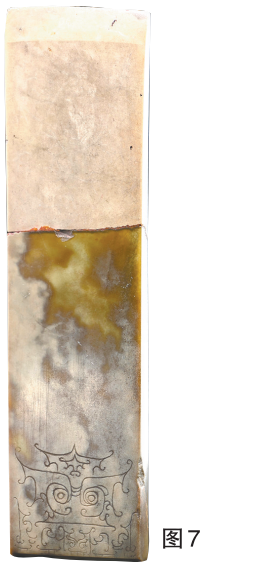


图7

神面纹玉圭(图7) 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山东日照两城镇采集。海岱地区与江汉、澧阳平原地区在长期的区域文化交流中,都发展出了神人形象,普遍具有“介”字形冠、獠牙、佩戴耳饰、头侧伸出鸟状飞翼等特征,形象相似又不全然相同。山东龙山文化多将神人形象雕刻于玉礼器之上,意图增加玉礼器通天通神的神力;石家河人则将神人独立制器,装饰于身,借以在祭祀中联通通神。此件玉圭两面下端各阴刻一抽象的神人形象,其中一面与石家河谭家岭遗址出土人头像玉片颇为相似,另一面神人纹饰与石家河玉文化中的玉冠饰相似,是两地远距离文化交流的证明。



图8



图9

玉连体双人头像(图8) 新石器时代后石家河文化,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谭家岭出土。整体形似玉块,立体圆雕,玉色近鸡骨白。双首同身,菱形眼,人首皆戴头冠,耳后有“S”形披发,颈部弯曲相连,额头饱满,面部写实,神态似在微笑。这种造型的玉器系首次出土。



图10

人首蛇身形玉饰(图9) 春秋时期,河南光山宝相寺黄君孟墓出土。人首蛇身形玉饰为一对,人首与身躯构成环状。此件为覆舟式,脑后长发后卷,臣字眼,蒜头鼻,身体雕刻龙纹,两面纹饰均为阴刻,背面为圆圈眼。另一件正面人首为减地阳纹雕刻。人首部分是石家河玉文化中典型的玉人造型,此件应是春秋时期收藏的石家河古玉,并被剖为二,经琢磨改制。



图11

玉神人头像(图10) 新石器时代后石家河文化,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谭家岭出土。整体雕刻出神人形象,结合阴刻、浮雕等技法表现面部。神人戴平顶冠,冠正面阴刻羽状纹饰,额左右两侧伸出飞翼形似双鸟,梭形大眼,蒜头鼻,阔口龇牙,露出四颗牙齿,上下獠牙从嘴角伸出,双耳穿孔佩戴耳饰,粗颈。顶至底有一穿孔。



图12

玉神面(图11) 春秋时期,山西曲沃羊舌晋侯墓地1号墓出土。正面利用减地起阳和阴刻琢出浅浮雕的神人形象。平冠之上佩戴“介”字形冠,头两侧伸出鸟状飞翼,大眼圆睁,“臣”字眼,窄鼻梁,蒜头鼻,獠牙露出上下两排各四颗牙齿,嘴角伸出上下獠牙,双耳戴耳饰,底部有一榫眼。背面阴刻较为粗犷的神人形象,以对称排列的斜线表现发丝,重圈梭形眼,宽鼻梁,獠牙,但仅露出向上的下獠牙。在石家河玉文化中常见“两面神”的做法,该件玉器可能为西周时收藏的石家河古玉。有学者认为,背面纹饰为后世刻的。

双鹰神面玉饰(图12) 新石器时代后石家河文化,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谭家岭出土。双鹰神面玉饰两面均用减地阳纹浮雕出非常精美的造型。两只鹰对立,勾喙处相连,圆眼,头顶有披羽,双翅前伸,以勾云纹表现羽毛。鹰立于神面之上,神面头戴“介”字形冠,重圈眼。双鹰与下方神面围合出的空缺恰为蛙的形状。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鸟与太阳相关,有如“金乌”;蛙与月亮相关,有如“银蟾”。石家河人已将鸟与蛙琢于一器,借以希冀日月阴阳赋予其无限神力。